

維多利亞挑起一邊眉毛，閉上一隻眼睛，想了一下，說：「為什麼不可以？」

出了電梯後，厄尼斯特暗中慶幸自己還好端端的。他把書本放在那樓唯一一戶人家的門口，又再說了一次：「好了！」但他還來不及衝下樓梯，大門已經打開，門後站了一個手裡抱著小寶寶的年輕人。小寶寶滿臉笑容，手舞足蹈的朝嚇呆了的厄尼斯特伸出雙手。

「這是耶利米，」維多利亞命令的說：「他要你抱。」

這時，耶利米已經自動自發，像螞蟻似的攀到厄尼斯特身上。厄尼斯特有些手足無措，他怎麼可能會抱小孩呢？但又覺得有些好玩，因此不由自主的露出了他從來都沒有過的表情：微笑。耶利米樂壞了，用肥嘟嘟的手臂圍住厄尼斯特，讓他幾乎喘不過氣。這輩子還沒有人擁抱過厄尼斯特呢！這下子他的確是上了七重天。

「別站在門口，進來吧！」年輕人對他說。

「不行，我得回家了。」他囁嚅了一聲「再見」後，就往樓梯走。

「喂……你連寶寶也要帶回家嗎？」維多利亞喊住他。

「噢，對不起！我沒注意到。」厄尼斯特說著，走了回來。

「嗯，其實就算少一個也……」

「喏，還你！」厄尼斯特用盡全力，想擺脫死命黏在他身上的小寶寶。

「進來吧！」胖子年輕人又說了一次。

「這是我大哥，丹，二十二歲。丹，這是厄尼斯特，我最好的朋友。」維多利



中午，厄尼斯特一打開家門，立刻聞到一股撲鼻的香味。他很少感到飢餓，但是當他循著香氣走到廚房時，卻巴不得將整顆頭浸到醬料裡。

「前菜松子沙拉，主菜紅酒燉雞，甜點暫時保密！」厄尼斯特的奶奶穿了另一個時代大場合才穿的連身衣裙，來到飯廳。昂麗葉特看到厄尼斯特的反應，大聲宣布說：「這兒可不是醫院！我不許有人穿睡衣嘗我做的菜。」

普麗西絲雖然遵照昂麗葉特的要求，穿了整齊的衣服，可是對她那些怪裡怪氣的菜卻很遲疑。她像一個怕被下毒的皇后一樣，小心翼翼的嘗著，每一口都想探究裡面有什麼成分。

但是，面對著不斷湧來的好滋味，她的抵抗漸漸融化了。

「可口」兩個字，實在遠不足以形容這頓午餐的滋味，厄尼斯特發現他必須想出別的形容詞才行。下午上學時，昂麗葉特在他耳邊輕聲的說：「你奶奶要我今晚準備濃湯，我要做菠菜花椰湯。你熱好湯以後，再加一些香蔥麵包下去。明天，我





他一會兒用額頭摩娑著那本書，一會兒又把它緊緊抱在胸前，忘了那只不過是一本書，也忘了自己根本沒有錢買它。他甚至不需要買它，那本書根本就是屬於他的。

他滑坐到地上，認真的端詳起這本書來，直到維多利亞來找他時，他仍維持著相同的姿勢。維多利亞上氣不接下氣，又急又跳的說：「我們等你十分鐘了，你害我們全家今天晚上沒飯吃是不是？」

厄尼斯特茫然的抬起頭來。他已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維多利亞在說些什麼。他的推車早就不知被來來往往的客人推擠到哪裡去了。

維多利亞對他伸出雙臂，像拉小寶寶站起來一樣，說：「拉住！」厄尼斯特猛然清醒，把書湊到維多利亞眼前。維多利亞看著書名，大聲念出來：「大戰——父執輩的課題」，根本沒注意到作者的名字。

「厄尼斯特，你滿腦子只想著戰爭。除了戰爭，世界上還有其他的事耶，你不知道？快走吧，我哥他們已經不耐煩了！」

有別的東西，不是嗎？」

「可是眼睛最先看到的總是外表呀！」

「別說話！這就是寫你那本書的那個人！」

厄尼斯特盯著螢幕，努力克制自己不去觸摸畫面上的那個影像。

「賈斯帕·摩列斯，您知不知道令尊的祕密是什麼？」電視節目主持人問道。

「我從來沒見過我父親。他於一九四〇年死在前線，當時我尚未



出生。」

「我也從來沒見過我父親，」厄尼斯特心想：「但是我現在卻跟他同在一間客廳裡……」

「這位先生跟你有親戚關係嗎，厄尼斯特？」蒙塔當先生問他。

厄尼斯特臉色蒼白，像是見到鬼一樣。「他也許是我爸爸。」回答完後，他在心裡對自己說：「那我一定是我爸爸不可告人的祕密。」

事實上，他知道那個人的確是他爸爸。他對那張面孔太熟悉了，奶奶床邊的小桌上就有那個人的照片。厄尼斯特用小到別人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：「如果他不當爸爸，他還能算是一個爸爸嗎？」

電視上的訪談結束了，厄尼斯特卻一動也不動。也許他是在想，如果他一直盯住電視，那個面孔就會再度出現。期待與挫折使他滿臉脹得通紅，沒有任何人能使他離開那個位置。再說，耶利米也一直巴在他的身上，不肯離開。